



作家 文牋

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 家 文 牍

《人民文学》编辑部

陕 西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20.5 插页6 字数455,6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50

统一书号: 10094 546 定价: 3.65元

目 录

第一辑 创 作 谈

跟《人民文学》编辑谈短篇小说·····	叶圣陶 (1)
我们的新春献礼·····	冰 心 (5)
短篇小说——文学创作的突击队·····	冯 牧 (8)
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	周立波 (11)
短篇小说我见·····	沙 汀 (18)
关于题材·····	林默涵 (24)
短篇小说的结构·····	唐 弢 (28)
关于短篇小说·····	孙 犁 (41)
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	王 蒙 (46)
谈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王朝闻 (50)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马 烽 (55)
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其它·····	李 准 (59)
关于中篇小说·····	孙 犁 (64)
关于长篇小说·····	孙 犁 (70)
谈《李自成》的创作·····	姚雪垠 (80)
谈《红岩》的写作·····	闻一石 (105)
为革命战争传神·····	王愿坚 (115)
在同一条战壕里·····	陆柱国 (122)
真正了解才写得真实·····	彭荆风 (127)

回 顾·····	蒋子龙(131)
要不断地超过自己·····	蒋子龙(137)
沿着自己的途径探索·····	张天民(147)
陌生与熟悉·····	理 由(153)
必须突破“车间文学”的框框·····	焦祖尧(153)
乡土与创作·····	刘绍棠(163)
愿生活美好·····	王润滋(168)
努力象生活一样深厚·····	何士光(173)
跟着生活探索·····	成 一(179)
深入生活浅议·····	陈忠实(185)
也算体会·····	张石山(191)
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	刘心武(198)
我爱生活·····	王安忆(208)
从人物出发及其他·····	张天翼(211)
童话漫谈·····	严文井(216)
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	金 近(222)
应当幻想·····	楼 栖(226)
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	童恩正(231)
和诗歌爱好者谈诗·····	艾 青(234)
取民歌之长 补新诗之短·····	冯 至(250)
甘苦寸心知·····	臧克家(258)
诗与形象思维·····	林 林(268)
读《新笋集》·····	严 辰(274)
我与散文诗·····	郭 风(281)
“横看成岭侧成峰”·····	李玲修(290)
关于《人生》的创作对话·····	王愚 路遥(297)

第二辑 书 简

致徐迟·····	郭沫若(311)
致臧克家·····	茅 盾(314)
关于《晨梦》·····	严文井(317)
贵在质朴·····	峻 青(324)
要善于从阴暗处看光明·····	萧 殷(332)
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萧 殷(339)
北疆见闻·····	张志民(345)
雪窗断想·····	杜 宣(350)
关于揭示矛盾·····	刘 真(353)
答木令耆女士·····	从维熙(357)
“人是靠头脑，也就是靠思想站着的……”·····	张贤亮(362)
与其冒烟，不如燃烧·····	金 河(369)
要写出本民族的心灵美·····	〔朝鲜族〕金 哲(373)
生命的泉眼·····	张昆华(377)
遥望诸神之山的随想·····	古 华(383)
这儿才见真功夫·····	王汶石(388)

第三辑 随 笔

文学是战斗的·····	刘梦溪(393)
作家与观察力·····	陈秀生(399)
现实和理想的辩证统一·····	何西来 田中木(402)
渗透着诗情的氛围、色调和意境·····	李希凡(411)
着力刻画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缪俊杰(420)
写“新”乱弹·····	阎 纲(430)

新人形象塑造谈片·····	陈骏涛(434)
走向广阔的新生活·····	雷 达(440)
关于艺术的细节·····	黄毓璜(448)
漫谈细节的真实·····	楼 栖(453)
用我的语言写“我”·····	马 威(457)
创作风格谈·····	楼 栖(464)
在探索的道路上·····	雷 达(469)
长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	王 愚(474)
关于行业题材社会化的趋势·····	萧云儒(487)
路子应该开阔一些·····	葛翠林(493)
听高晓声的“农民”组曲·····	严文井(498)
从曹操烧书说起·····	刘鸿仪(511)
真实·人民·社会主义文学·····	顾 骧(514)
要勇于探索·····	齐 戈(522)

第四辑 文学之路

光明的探索·····	欧阳山(527)
第一次应邀赴宴·····	萧 军(552)
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	荒 煤(567)
漫谈三十年代的“左联”·····	艾 芜(585)
走在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上·····	刘绍棠(591)
回顾我走过的路·····	蒋子龙(601)
痛苦中的抉择·····	谌 容(606)
鸡啄米·····	刘心武(611)
命运的驱使·····	冯骥才(624)
我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	何士光(629)

从作曲到作文·····	莫应丰(635)
土壤和收获·····	古 华(641)
从“太阳笑咪咪”到《淡淡的晨雾》·····	张抗抗(645)

叶圣陶

跟《人民文学》编辑谈 短篇小说

编 辑：叶老，我们《人民文学》十一月号打算集中刊登几篇比较短的短篇小说，字数都不超过五千。您看这样做好不好？

叶 老：短一些当然好。现在大家都忙，挤出点时间来不容易。如果只花半时光景就能读完一篇小说，读完之后又觉得有所得，很有些回味，引起了好些联想，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不过，字数似乎不必限得那么死，问题在于能不能使读者有所得。如果能，即使长一点儿，读者还是乐意多花一些时间读下去，决不会责备作者的。

编 辑：我们是提倡写得短一点的意思，并不是想限得那么死。近来的短篇小说长的居多，一万字以内的就很少见。有些作品，其实不必写得那么长。

叶 老：这种情形是有的。有些作者或许还没有考虑到怎么把小说写得简练些，紧凑些，或者已经考虑到，但是还没有切

实下功夫。

编辑：您说的简练和紧凑，可以说是短篇小说的特点吧？

叶老：散漫罗嗦是没有底的，无论什么文章，都是简练些好，紧凑些好。短篇小说跟长篇小说相比，当然更应该注意简练和紧凑。作者在动笔之前不妨多想想，我这篇作品的主要意思是什么。为了把主要意思传达给读者，哪些是必须着力写的，哪些只要交代一下就行了，哪些简直可以不写，预先都得有个数。写的时候不妨随时问自己：对人物和环境这样描写是为了什么？写这个细节是为了什么？要这几句对话是为了什么？还不妨反过来问：如果不要这些描写，不要这个细节，不要这几句对话，又怎么样？经过这样反复思考，都有了自己认为满意的回答，一定能够写得比较简练，比较紧凑。这就是常说的剪裁问题。不加剪裁，枝叶过多，会使人觉得冗长沉闷。

编辑：叶老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叶老：拿人物的外表来说吧。主要人物出场，一般总要交代几句，面貌怎么样，身材怎么样，穿戴怎么样。这些交代是否必要呢？有时候必要，有时候不必要。如果写一个机关干部，我想，完全可以不写他的衣着，因为你不写，读者也想象得出来。不过也不能说得这么死，要是他的衣服有点儿特别，跟别的机关干部有些不同，而这些不同正好能表现他的性格、习惯或者别的什么，那又非写不可了。面貌身材之类，也应该作同样的考虑。还有，这些交代是不是一定要放在人物出场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朱自清先生写《背影》，写他父亲的身材和穿戴，不过几句话，而且不放在文章开头他回家见着父亲的时候，而放在临别之前，父亲把他送上了火车，又横截经过铁轨到对面去给他买橘子的时候。在文章的结尾，朱先生写他记

忆中的父亲的“背影”：肥胖的身材，青布棉袍，黑布马褂。字用得更少了，给人的印象却很深刻。至于父亲的面貌，全篇中一个字没有提，似乎连表情也没有怎么描写，咱们读了，并不感觉缺少了什么。朱先生写的本来是“背影”嘛。

编辑：朱先生的《背影》，的确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叶老：有的散文很接近短篇小说。再拿抽烟卷来作例子。抽烟卷本来是生活中的常事，可是在舞台上，某个角色要不要抽烟卷，该在什么时候抽烟卷，都得有点儿讲究。总要符合剧情的发展，他才可以抽，也就是说，导演让他抽烟卷要有个用意，得服从剧情的需要。在小说中写些细节，情形也是这样。鲁迅先生的《在酒楼上》写那个吕纬甫抽了几次烟卷。我看谁有兴趣的话，不妨分析一下，鲁迅先生写吕纬甫抽烟卷是在哪些时候，有没有用意，有什么用意。

编辑：现在作这样分析的文章不多。叶老如果就这个题目给我们写一篇，对读者一定很有帮助。

叶老：文章不能写，我实在没有这个精力了。这样的分析，谁有兴趣，最好自己去做。看别人怎样分析当然也有好处，总不及自己去做体会得更深，更容易融化为自己的东西。再说对话，在日常生活中，对话是极多的，往往是甲说三五句，乙说一大堆。可是在小说里，总得挑选用得着的才写。哪些话用得着，哪些话用不着，要看不同的场合。譬如两个人见了面谈天气，本来是无聊的敷衍，一般说来不值得写，可是要表现的如果正是这种无聊的场合，那么“今天天气哈哈”又成了传神之笔。例子是举不完的。总之，作者如果能多多思考，自然会找到各种不同的适当的表现方法。

编辑：叶老说的都是经验之谈，很值得注意。

叶老：不过是个A、B、C罢了。道理总是很简单的，认真做起来可不容易。鲁迅先生有一句话，记住了很有用处。他说：“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写完之后自己至少看两遍，能够看三遍四遍当然更好。我主张不但要看，还要念，因为念它几遍，很容易辨别出全篇的语句写得是否流畅。把可有可无的字和词圈掉几个，把不适当的字和词调换几个，似乎还容易办到；要整句整句地删改，尤其是要整段整段地删改，往往会舍不得，非花大力气不可。所以鲁迅先生不但用了“竭力”两个字，后面还加上一句：“毫不可惜”。即使自以为得意之笔，只要在整篇中起不了作用，不能使读者增进理解、接受感染、引起思考的东西，不管它是整句还是整段，都得下决心删改，不怕花力气。写作之前为读者着想，写作之中为读者着想，写完之后还是为读者着想，心里老记着读者，作者才能凭借写在纸上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跟读者交心。你们说对不对？

编辑：很对。叶老今天的谈话，我们可不可以整理一下发表呢？

叶老：请你们考虑吧，要是对于读者还有点用处的话，发表也可以。不过我有点顾虑，只怕别的报刊学你们的样。我实在精力不济了，这样随便谈谈也觉得吃力，下不为例，敢请大家原谅。

冰 心

我们的新春献礼

雨后初晴，在百花园中巡礼，我听见有人期望地说：“诗歌、小说、剧本的花朵，都已经怒放了，散文的花为什么姗姗来迟呢？”

我要说：爱花人，你错了，散文这个文学形式范围很宽，在诗歌、小说、剧本以外的，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的抒情作品，几乎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照此说来，在这百花园里，散文的花不是迟迟未开，而是已经满目春光了！

我们中国自古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散文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按照古代的文学形式而言，除了骈文以外，什么“赋”、“铭”、“传”、“记”、“表”、“文”、“言”……都是属于散文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叙事、寄哀志喜、感事怀人，在短小的篇幅之中，挥洒自如，淋漓尽致，这个丰富多彩而又独树一帜的传统，几千年来，我们不是没有继承下来的。

远的不必说了，解放后的三十年中（除了“四人帮”横行时期之外），我们的散文创作是有很好的成绩的。新中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象惊雷闪电一般，敲击着作者的耳鼓和眼帘，这时节，他们迅速捕捉住这刹时的灵感，^①以短小自由的散文形式，亲切流畅地写在纸上。

就是这些有感情、有风格的散文作品，在作者神来之顷，写得铿锵得象诗句，雄壮得象军歌，生动曲折得象小说，活泼锋利得象戏剧的对话……这样，散文就以它特具的魅力，鼓舞着它的读者，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前进。

如今，在我们健步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散文的工作是无比繁忙的。生活是那么丰富，时间是那么短迫，而在这紧张的工作与生活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求调剂和鼓舞。这时节，优美短小动人心弦的散文，如一盏醇酒，如一曲清歌，良久地使人感到余香满口、余音绕梁！

在这里，我们恭谨地献上一束散文的鲜花，它是我们最近在百花园中采撷的。值得提倡的是，这些散文篇篇都以精短新鲜而见长。《蓦然回首》的作者袁鹰、《怀念中的聚会》的作者徐开垒、《樟树和水磨坊》的作者郭风等人，都是功力很深的散文家，他们的文章风格都是读者所熟悉所欣赏的。丁宁写的《仙女花开》、宗璞写的《废墟的召唤》、于雁军写的《云天忆》、张洁写的《梦》、杨星火写的《热田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作者都是女同志，她们以那种特有的体察入微的目光，把祖国壮丽的山川、日常生活的见闻同细腻的情感、丰富的资源、奋斗的人民结合起来写，充满了一股清新的乐观而勇敢的新时代气

息！屠岸的《海岛之夜》以短小见长。青年工人周文海写的《南国少女》，寥寥笔墨刻划一个人物，很亲切，很动人，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反映农村生活的散文作品。

当我们这束散文的鲜花，送到读者的案头时，正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新春佳节，我们热切地希望亲爱的读者，在接受和品评这份献礼之余，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不放过一闪灵感，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为着激励九亿人民欢欣鼓舞地向前；为着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为着“四个现代化”的未来！……

冯 牧

短篇小说—— 文学创作的突击队

近年来，我没有多少余裕时间来阅读新发表在报刊上和新出版的文学作品，虽然我知道那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的真正水平的，毕竟还在于作品的艺术质量。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作品，常常是不胫而走地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所赞扬，所传诵。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如果说，在我们的文艺创作领域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走向繁荣兴旺的迹象，开始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片令人欣慰的正在迅速进展的前景，我想，这个荣誉现在应当归于短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的短篇小说创作历来有着站在时代前列、也站在整个文艺战线前列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我国文艺创作的发展进程中，短篇小说常常是起着突击队、尖刀班、轻骑兵的作用的。我们总是时常首先从短篇小说中看到了我们的时代的风貌，生活的写照，历史的声音。而且往往是随着短篇小说（也许还要

加上诗和话剧)创作的繁荣和活跃,同时也会出现一个整个文艺创作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年代。

最近时期,我们又看到这种令人喜悦的新的气象,新的局面。

我们的报刊上开始源源出现大量的内容生动、思想锋利、形象鲜明、文笔优美的短篇小说。论题材和主题,它们可以称得上是丰富多彩;论体裁和样式,它们可以称得上是仪态万千。我们现在读到的和议论的(也是经过群众评选后、《人民文学》向广大读者推荐的)这二十几篇内容多样、风格各异的优秀作品,虽然也许还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近年来短篇小说取得成就的全貌,然而,当我们怀着愉悦的心情来阅读这些出自有着各种不同经历的作者手笔的作品时,难道我们能不为它们所反映的斗争生活的绚丽、真实、生动而喜悦感奋吗?难道我们能不为它们所描绘的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情节和矛盾而激动深思吗?难道我们能不从它们所刻划的血肉丰满、生气勃勃的人物形象身上受到感染和教益吗?这些作品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新鲜而又亲切、陌生而又熟悉的生活天地,开阔了我们的胸怀,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它们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它们用了令人信服的、富有魅力的笔墨,为我们再现了我们正在经历着和生活着的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年代。

这些作品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们所表现的思想主旨可能存在着深浅之别,但它们大都表现了一种深切的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息息相通的感情和愿望。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和回答了广大人民所密切关怀和切盼回答的问题。它们用榜样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教育的力量、感染的力量告诉我们,一个人应当怎样生活和战斗,应当怎样对待我们

正在从事着的崇高的事业，应当崇敬仿效怎样一种人而又鄙视唾弃怎样一种人。它们用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教育我们、启发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具有最终推动历史前进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从这些作品，我们还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作者们（我主要指的是那些在文学事业上开始起步的青年作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创造真实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描绘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才可能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有说服性的生命力量。不描绘典型人物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作品；而一个只配称作某种正确观念的代言人和传声筒的人物（不管他摆出了一副多么神气的架式），是不可能成为成功的人物形象的。要作到这一点是并不容易的；要付出大量的精神劳动，才可能使一个作者在头脑中储存众多的人物形象，然后，才有可能使它们化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假如刘心武在对于教师、学生、工人的观察、理解和体验上，没有付出大量的自觉的精神劳动，他是绝不可能创造出如象《班主任》、《爱情的位置》这样一些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来的。假如《弦上的梦》和《愿你听到这支歌》的作者，对于战斗在“四五”运动当中的那些青年人的灵魂没有深切入微的观察，那么，这两篇作品，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曲天安门事件的热情颂歌，就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强烈的力量。同样，《窗口》的作者能够塑造出韩玉楠这样的动人形象，多半是由于在他头脑中已经蕴藏着许多这样的先进人物的形象，而不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

愿我们的短篇小说更加迅速地前进和发展。愿我们的短篇小说能够不断地成为我们文学创作的突击队和尖刀班！